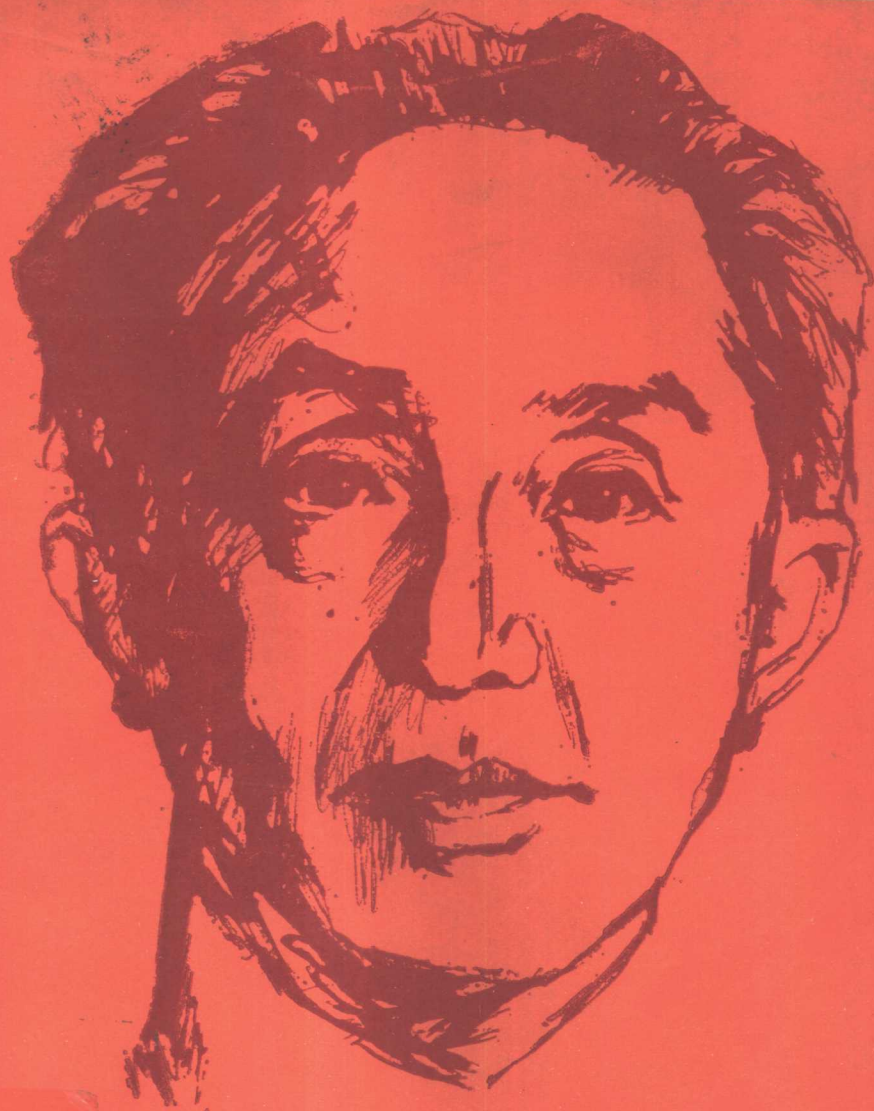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巴人小说选

巴人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409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8 $\frac{9}{16}$ 插页 3

1983年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1,500

书号 20019·3409

定价 1.65 元



作者像(1938年)

夢年

屈軼

親愛的讀者，我首先要請你們原諒。我要跟你們講的
故事，可說完全是个流，是个流，但我為什麼要
正个流呢，我也有理由為我自辯的。因為我懶惰了，我不
能去更廣大的向你們訴苦，我祇好先自己寫想來裝飾玉璽
舊我底厭倦了的貧困生活，所以我撒謊了。

然而，據明們世界，^{第九}作家底志願是寫真話，
創作的動機出發，是可能為浪漫主義的東西的，那末，我
在个流，雖然是浪漫主義的；而我呢，也將成為浪漫主
義者了。

親愛的讀者，現在，就讓我跟你們講个浪漫主義的
故事的故事吧！

故事發生他是在明們中國某大城市，那城市是依
着理，住着一對年青的夫婦，也因為他們年紀過年輕了
一點，自來就不像經過正式結婚的，大概也是一對自由戀
愛主義者吧。不過，這倒是好的，要是我在个故事裡的主
人公，還是（對我父母三言兩語的）這个年青的夫婦，那末，
先有這倫着了，我們親愛的讀者了，因為，你們在學問上或
是其他的工作上，不都是个舊派的擁護者；但在婚姻上，却
非是自由戀愛主義者不可了。咱們聽這主人公，並有你們
同樣的意見。

明們這一對年青夫婦，住的是一間很小的屋子，但也
有，个客廳，個門，屋子則是這客廳的，屋子裡陳設，
明們也不怎麼富，有，張寫字桌，和椅子，一張櫃子，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这本集子收王任叔(巴人)同志解放前所写部分小说,基本上是由作者生前选定并修改过的。第一辑和第二辑是短篇小说,前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,后者以城市生活为题材。这两辑中的作品大都选自以下作者的短篇小说集:

《殉》(1928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)

《破屋》(1928年由上海生路社出版)

《乡长先生》(1936年1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)

《流沙》(1937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)

《皮包和烟斗》(1946年4月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)

第三辑是两个中篇:《姜尚公老爷列传》(根据作者手稿)、《证章》(1936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)。

文内脚注是作者所加。

谷斯范同志曾为编选这本集子付出心血,特在此表示感谢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1982年1月

目 次

第 一 辑

雄猫头的死	3
运秧驼背	12
白眼老八	31
顺 民	57
殉	71
灾	86
牛 市	100
追 剿	122
乡长先生	151
隔 离	187

第 二 辑

老石工	213
浇香膏的妇人	227
保鏢黄得胜	245
有张好嘴子的女人	266
悲剧的性格	280
没落的最后	290
一个谋杀亲夫的妇人(监房手记之一)	309

三个偷火柴的人(监房手记之二)	314
灵魂受伤者(监房手记之三)	319
查 夜	330
“为人在世”	345

第 三 辑

姜尚公老爷列传	357
证 章	423

第一輯



雄猫头的死

太阳架在山顶上一株挺天的老松树枝头上，好象一朵红色的大牡丹；十分艳丽可爱。

座落在这四山屏绕的大牯乡东南面半山腰上东岙村，因这落山的太阳的余光的映射，变成了一个火坑似的殷红了。近来每晚都是这样，好象在暗示这简朴的村庄，有一个可怕的命运。

只有鸟儿还在这翠碧金黄的天空盘旋飞翔。忽而飞入在红光中，忽而隐设在绿荫里。依恋着入晚的景色，不肯归巢。

按照农村的习惯，不到乌鸦担着夜影归巢、淡月在林梢闪光的时候，他们是不肯歇工负锄归来的。近来这一个月，情形可不同了，象在这样时候，梯形的田头上已经很少人迹了。

只有雄猫头一个人，象白石累累的荒滩上的一支古树，便是现在还在田头工作。

死一般寂静，石一般坚硬的空气，紧压着雄猫头的心。

他放下锄头，歇一歇工，身子斜歇着锄头柄，看一看四围田头上的人：“吓！一个人也没有了。”他惊叹一下，接着又回头向西山上看看。太阳的光辉，正面地照射在他的脸面上；他那黝黑色的脸孔，泛起了红潮，变成为紫铜色的了。——看来好象是一尊柱杖望太阳的铜像，美丽极了。

他微微的笑了一下，把锄头向肩上一丢。他慢步地回村

去了。

他终究不是圣人，寂冷的环境不能叫他无动于衷。他感到有些什么不安了！这就使他在回家路上不再唱那每晚必唱的《孟姜女》调。

好象有很重的忧愁一般，他把锄头架在肩上，低头看着路面，脚步笨重得象如水牛似的，一步一踱地机械地走着。——这又象在彩色的皮影戏里那慢慢地移动过去的影子。

翻了几个高塍，他那归宿的村庄，展在面前了。他进了村，不禁惊奇地喊道：“这可怎么样了？”他看看一家家的门户全多紧紧地关闭着。村庄象死一般的寂静：屋子肩挨肩的毗连着，象一座座墓圻。

院子里连一只小鸡也没有，毛猪也都回栏了。场地上，只有牛粪、猪粪、垃圾、柴把，随地散乱着，组织成一个无政府式的“社会”。这时候，总算添了他一个生物，在这个“社会”里。

自己家的大门半掩着，好象等他已等得倦了，懒垂垂地。当他推开门进去，它就发出“呀”的一声怨叹声。可是这“呀”的一声，倒很使他感到亲切，填满了他那心的空虚。——他几乎整个晚上没有听到过些微声音了呢。

看到这杂院的大门内各家的房门，也都是紧紧地关闭着。天井、走廊上都没个人影。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放下锄头，把大门上了关。

走过各家的门外，他隐隐听到人语声：“要来的，今天晚上是一定要来的。”

“老贵叔公的话断不会错，珠球麻皮听到的消息也是一样。”

这使他的心有点紧缩了。他想：——黄泥吞强盗——那人

们叫做“三次”的，说是什么“三次革命”呀——已经来过了二次，抢了不少人家，还绑了什么票。有个叫安土嫂的，这个寡妇，留着给女儿出嫁的几多嫁妆钱，也都被抢走了。据人家说：安土嫂的石牌楼从此也竖不起来了。说不定时势太平了之后，寡妇的女儿，还要论到退婚呢。……

“听说这一次来，并不是来掳人抢东西的。因为我们这地方，在高山顶上，向东走去，是海沿头，可以入海；向南走去，是宁海北乡，向西呢，就是咱们这个小县的地界，路道是三面通的。他们想到这里来聚营扎寨呢。……”

“啊哟！那还了得，这样，咱们这地方不就变做大王的山寨了吗？到那时候呀，你们做大男人的总还好，我们做女人的……。”

他走过了一家门口，听到这么一段低低的对话，接着，他又是听到一阵孩子的啼叫声。但这啼叫声很异样，好象从被底发出来似的。大约是孩子啼哭时，被母亲的惊惶的手把嘴捂住了。——他想。

这时候，他渐渐听到这大门内人声，私语声，咳嗽声，呼吸声，鸡拍翼声，猪抓草咄气声，高高低低地打成一片。但他终究不曾看见一个人，就是连影子也没有。

这真是可怖的景象。但他似乎陷入麻木的状态中，他只有一点漠然的感触。

在这大门内的偏东的靠山一间，就是他的住屋，他推门进去，看到一块黑暗的空间。

这时，屋后面有乌鸦的喧噪声袭来了。

屋里的黑暗渐渐变做灰暗。屋子里的杂物，影绰绰地可以看到了。

冷嘛象电流似的通过他一身。他在这黑暗的一角上摸到他的床位。他坐下来，连饥饿的感觉也没有了。

照例，他每晚归来，总是很快乐的，象临风的笛子，啾啾啾地一壁唱着，一壁烧火煮饭。这前做房后打灶只有一屁股大的屋子，对他说来，便是一个休息灵魂的乐园了。

今天晚上，可完全变了样。好象一根枯木头冷冷地楞住，好久好久不想动弹。

这些日子来，说是他心境十分平静吧，那也不是。关于“三次”——强盗的谣言，他也听得很多。对“三次”，有的人是痛恨，有的人是惧怕，有的人竟还高兴。他也想了很多。自然说不到痛恨，也说不到惧怕，说是有点高兴吗，那也未必。在他以为：要来的事总要来的，那么，让他来吧！总之，这有钱人的天堂，这没钱人的地狱——这世界，是非变一变不可了。要不，象自己这样的人怎么能苦得出头呵！……

他和衣倒在床上，灶猫一般的蜷缩成一团。他想：倘梦中得个好日子，那么对他说来，也是做人的幸福了。

仿佛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从后面追了进来。哟！可怕，这显然是一个恶魔。

它全身看来就象一座高耸的巨岩，巨大无比。身段漆黑得象煤炭一样。头部全都发着金黄的颜色。头发就象盘着无数的金蛇，并且披到肩上，飘拂着，挨挤着。他大张着的嘴巴，是珊瑚色的，赤红得象火山口，有一阵阵的红色的光焰在喷吐出来。他那两条臂膀的筋肉，发达得象栗色的古柏，手掌里似乎握有残剩的肉片，湿腻腻的血浆，在一滴滴地流下来。

他吓得飞快的跑奔着。他感到自己身轻如燕，比燕子还飞得快。他又感到自己象一支箭，象被弓弹了出去似的，只在空间

中留下一线，影子一般地从这个山岗跑到那个山岗。但当他再回头一看，那骇人的恶魔，可也形影不离地紧随着他。他自己估量，倘不是自己用出了吃奶的力量，怕早已被抓在他的手掌中了。

但现在，可真是连吃奶的力也使尽了。在最后的挣扎中，他似乎感到自己衣服的后幅，已经被那恶魔抓住了。

“不用怕！”他忽然听到那恶魔说话了，“倘然你能听我的话，你便可以免进我的嘴里去。”

他战栗着如同落叶。在恐怖中，他早已不知怎么回答了。

“你听到吗？”那恶魔继续说，“我并不想存心害你，我实在是你的天使，我是送好运命给你来的。不过倘若你拒绝了我的好意，那你就得过我的口门关了。”

“你叫我怎么做呢？”他挣扎着，说上了这一句。但一想到这恶魔会给他什么难料的命令，他又从新战栗起来了。

“你且不要怕。恐惧心理是弱者才有的！你能征服自然，改造世界。你本是个有力量的人。你为什么惧怕呢？”那恶魔开阖着火山口似的大嘴巴，继续说。“可是你想想看，你独自一人，既然没有父母的爱怜，又没有兄弟的情谊。象你这样的年纪，应该有个老婆，应该有个膝间围绕的小东西，成一个家，象一个人样的生活下来了。可是你现在呢，你就什么也没有。你就连做梦也享不到这份快乐！人们说，没出嫁死了的小娘鬼，是登不上鬼籍、再还生俗世的。你是个老童男，死了也是一样。你是连做个鬼也没有鬼籍的。你这个可怜的人啊！趁现在活着，还不努力鞭策自己，做一个强者，向这世界报一下仇吗？……”

“现在的世界，就是强者的世界。财产是靠抢夺，老婆也是靠抢夺得来的。你看，有钱的人，三妻四妾多么享乐，这并不是

他们命注定有这个福享，这也因为他抢夺的本领，比别人高强。他们能够多方设法，抽吸别人的血汗，肥饱自己的私囊。

“即就你说，苦苦挣得几个钱，买了几样农具，向人家地方租了几亩田种，幸而叨天公帮助，多割几担谷子，还可以在偿还租谷以外，留些自己吃用；不幸而荒旱频仍，那就要借钱还租。你终岁勤劳，不能获得一个腹饱。你终究是为谁辛苦来着？你现在还不自强起来，那你真是个自甘没落的家伙！那被我吃了，也是天公地道的定例。……”

他对于这一番既同情又谴责的话语，就象如水泻地，沁入心脾；又象裂地喷泉，激动心胸。他禁不住眼泪象雨一般的倾泻下来了！他哀哀地乞求说：

“啊哟！神明呀！你将怎样挽救我呢？我也想有个老婆，我也想有个孩子，一个家，我尤其想过一下比现在要好些的生活。……神明呀！但我终于做不到。我的希望，好似踏污泥一般，越踏越糟，弄得我非常苦痛。我现在在犁田的时候，就感到象有人在犁我的背骨；我在掘土的时候，就象感到有人在掘我的心胸。我是苦痛得比死还苦痛了。正象你说的，我又没有父母亲属会安慰我，我又不能伏在妻子的怀里狠狠哭泣一顿。我出去工作时，人家都白眼看我。我回来时，床灶凳椅又都是冷的死的。……啊！神明哟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呵！我知道，我是连黑暗中一粒沙子也似的地位也没有呵！……”

恶魔胜利似地大笑了。这笑声就象整个山谷被挟拢来一样。

“不用哀悲，只要强起来，仗着剑出去！去！去！去取回你应有的地位，恣意的流血吧！这世界是需要用血来洗净的！因为有些人已把人类的白骨积成山了。……你起来吧！你站起来！你

仗剑出去！……你知道我是谁？你以为我是个恶魔吧！……我是恶魔，又不是恶魔！我同情弱者，但又要吃掉弱者；如果这个弱者不自强起来。我反对强者，但又辅助强者，如果这个强者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，我是恶魔，我又是神明……。而我是真理！……”

“真理，什么是真理啊！”他又祷告似的说了。“那么，神明哟，给我指一条路吧！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恶魔山崩似的怒吼起来了，他就象在高入云端的山顶上被人推下来一样，大叫一声。

“啊哟！”

他惊醒过来，出了一身冷汗。眼前依然是一片黑暗。他侧着头听听，门外有一阵嘈杂的人声。他突然坐起，再提起耳来听听，脚步声和说话声清晰地听到了。

“我们是官兵，我们是官兵。你们……不要逃……兄弟们……四面围拢来……”

“官兵？……三次？……”他怀疑着。但他知道，“这些……都是有枪杆子的人。……”

“我们早接到情报：他们派几个眼线来这里联络了！这几个眼线一定在你们这里。……这情报断不会错。……只让我们……搜查……不用惊……”

他下了床来，到壁间窥望一下。

竹火把喷血似的照耀着。一个个的人都披着灰色的军衣，穿着百钮草鞋，拿着枪，急速地向各家的房间，穿入又穿出。他仔细一看，好象有一个人要向他的地方走来了！

“啊！他们来了！”他并没有想到这“他们”是谁，他还象在做梦似的。这“他们”仿佛就是他梦里那个恶魔叫他去杀掉的。他

几乎是下意识地两足踏上了梯子，走入暗楼。他打开暗楼的后窗，一纵身跳上山巅，往后山跑去了。

后山的竹林下全是漆黑的。其中也有高大的柿树，树顶叶子上闪闪发光，浮漾着那屋前映射过来的火光。

星星是微弱的，萤火似地点缀在黑暗的高处。这也许是被这世界驱逐出去的可怜无告的游魂吧！大地上依然弥漫着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
山间无论是树呀，竹呀，草荆棘杂草呀，都静默地守住它们自己的岗位。一丝一毫的微风也没有。

但现在，有一个声音在山上响出来了，这就是雄猫头在奔逃。

接着，远远地送来一阵喊声：“眼线逃了！眼线逃了！”

潮涌似的一群人从屋前奔出。火把光照耀了整个山头。

嘈杂的声音也象潮涌似的从屋前移到山里来。

只看见山上挣扎着一个人影，逃不出那火光照到的极限。

一阵排枪开放了——啪啦啦！啪啦啦！那一个黑影便这么的消失了。

村里人没有一个跟这一群大兵赶上山来的。

他们一窝蜂似的向山上跑去。他们把那被打倒的人的头割了下来。他们寻找他的木壳枪，却已经不见了。他们认为这眼线早已把它丢在那杂草堆里了。

这样，他们就不再回村，翻山过岭星夜赶回城去了。他们拿了那个人头回去。他们就此可以报告完成了任务，并且领到赏了。

大约两天以后，人们忽然记起了雄猫头：“喂，为什么不见了他呢？”